

我的

明月听风
著

豆神女友

上

收录全新番外

随书附赠

『终于等到你』私享菜单

双商爆表·品牌创业CEO



奇思妙想·软萌美食主播



大话青春
明月听风

我的豆神女友

我的豆神女

上 / 明月听风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Art Publishing Group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厨神女友：全2册 / 明月听风著. — 南京：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1

ISBN 978-7-5594-3094-6

I. ①我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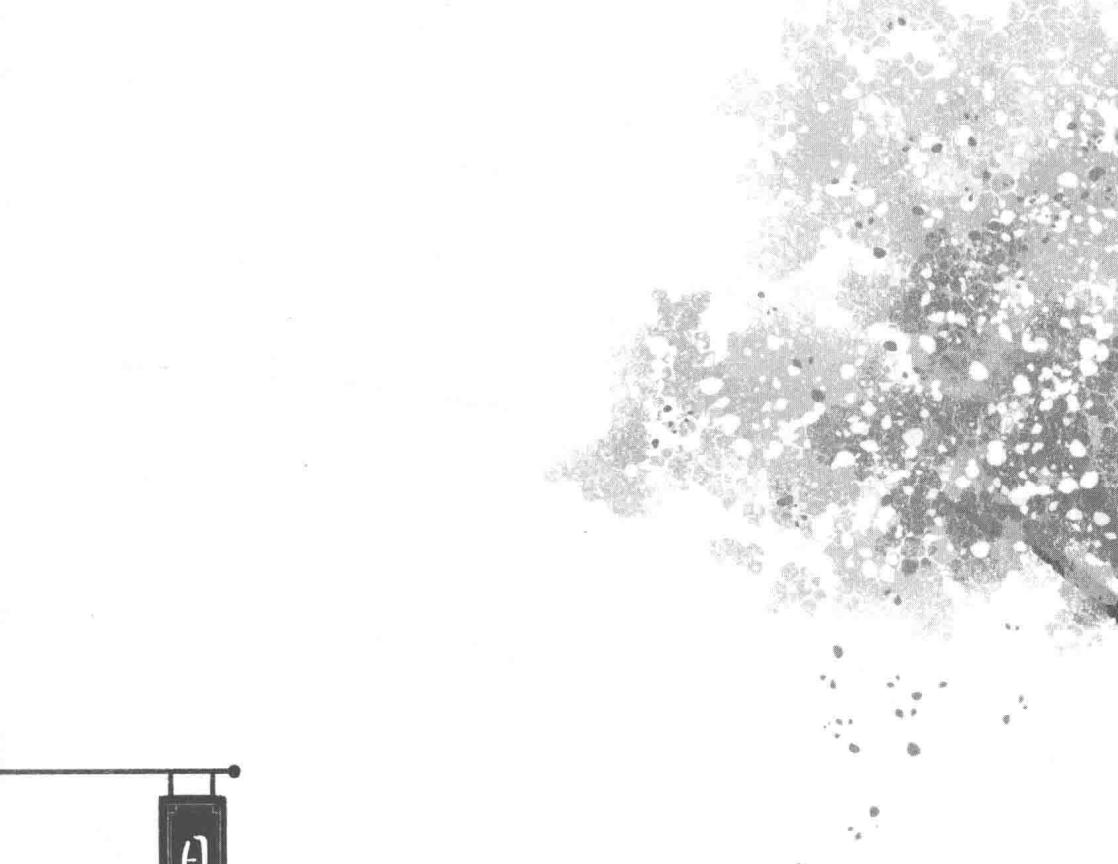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59336号

书 名 我的厨神女友
作 者 明月听风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统筹 姚丽
特约策划 张才曰
特约编辑 单诗杰 莫桃桃
营销统筹 杨迎
责任编辑 白涵 刘洲原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顾小屿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553千字
印 张 32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，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094-6
定 价 72.00元（全二册）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- 
- 001 … 第一章 来杯冷静
024 … 第二章 厨娘的后宫
047 … 第三章 飞哥很好追的
071 … 第四章 交换秘密
095 … 第五章 可爱女人
124 … 第六章 未动心，莫乱撩
152 … 第七章 飞哥就爱骗人
178 … 第八章 我想你，阿靖
203 … 第九章 何以解忧，唯有工作
228 … 第十章 再亲一下

来杯冷饮

X 第一章

孟文飞用力扯掉领结，脱掉西装，嘴里飙了千字脏话，头顶的太阳热烈，他心头冒火。好好的一场婚礼居然闹成这样，真是再骂十万字都不足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。

追了两条街没追上人，一会儿回去还要收拾烂摊子，想着一大屋子宾客还在等，孟文飞真想被太阳晒死算了。

路边有家小店，看起来像咖啡厅，古朴安静的模样。

孟文飞停了脚步，转身朝那家店走去。他得歇一歇，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想该怎么善后。

店不大，总共就五张小方桌。吧台颇宽，吧台前是一排带背高脚椅。有两个情侣模样的年轻人坐在角落的方桌旁低声谈笑，一个穿着围裙看着像店员的姑娘站在吧台后准备饮料，听到进门的声响只抬眼看了看，没说话。

孟文飞也不介意店员的不热情，他只是来坐坐喝杯冷饮。他在吧台前坐下，西装随手挂在一旁的椅背上。那店员姑娘把酒水单和餐单推到他面前，然后继续忙自己的事。

酒水单和菜单统共两张折页纸，真是简单。

孟文飞打开酒水单，一眼就看到加粗加框的“单恋的味道”五个字，真是见鬼了，他是进了什么鬼地方，好好的咖啡就写咖啡呗，瞎扯什么“单恋的味道”。再往下看，茶饮料类别是“暗恋的感觉”。

孟文飞揉揉脸，今日果然不吉，想喝杯冷饮都要被餐单暗讽。

这时候店员姑娘已经送完饮料回来，站到了孟文飞面前。

孟文飞盖上酒水单，辣眼睛，不想看了。

店员姑娘问：“用餐还是喝饮料？”

“来杯冷静。”孟文飞故意说，一肚子没好气。

店员姑娘眨了眨眼：“要多冷静？”居然淡定地问。

孟文飞：“……”

难道真有这饮料，还带分级的？

孟文飞看着那姑娘，她看上去很年轻，二十岁出头？肤白骨瘦，眼睛明亮，长得挺漂亮。她从容地回视着孟文飞，似乎他故意找麻烦对她毫无压力。

孟文飞被她的宁静气场感染，反省了一番自己的迁怒，道：“一般冷静就好。”

姑娘点点头，转身准备饮料去了。

很好，这姑娘冷静得让人舒服。孟文飞的烦躁也没了，剩下满满的好奇，她会端上来什么东西？

店员姑娘很快折返，拿了半杯冰块和一瓶矿泉水，摆在孟文飞的面前：“五块。”

孟文飞看看那冰块和水，不禁失笑。他不说话，拧开了矿泉水瓶，将水倒到杯子里。冰块很快被水浸湿，透亮明净，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燥热散了大半。

孟文飞一口气喝了大半杯，顿觉舒爽。他继续往杯里倒水，这时候发现店员姑娘的视线在看他丢在一旁椅背上的西装礼服，礼服口袋里还插着婚礼礼花。

好吧，孟文飞知道今天二十八辆婚庆礼车声势浩大地从这条街上开过，而现在这钟点该是婚宴时候，他一身笔挺衬衫，乱丢了礼服正装，还要求来一杯“冷静”，的确会引发联想。

“我不是新郎。”孟文飞道。

店员姑娘点点头，不问不打听，似乎对八卦没什么兴趣。

孟文飞也不在意，这种奇葩事、乱摊子，确实不必对陌生人解释什么，他低头默默喝那杯“冷静”的冰水。店员姑娘也没理他，她接了个外卖单，调了两杯饮料打包交给了外卖送餐员。

孟文飞见她得空了，把她叫过来结账。

店员姑娘过来，孟文飞摸摸裤袋，再摸摸礼服内口袋，窘了。他是伴郎，口袋里只放了新郎的婚戒。

“抱歉，没带钱包。”孟文飞的脸有些热。

“本店也支持支付宝和微信付账。”店员姑娘仍是淡定。

“没带手机。”新娘跑路，新郎发疯，他把手机给其他人让他们赶紧通知新人的双方父母，结果新娘没拦住，发疯的新郎也跑了，他追了两条街，竟然没追上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拦了辆的士没了踪影。

店员姑娘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

孟文飞叹气，他也有被五元“巨款”难住的一天：“我的钱包就在前面不远的麒麟山庄那儿，我回去拿，一会儿回来付款。”

店员姑娘思索着看着他。

孟文飞觉得很没面子，他衣冠楚楚，一表人才，像是占这五元便宜的人吗？孟文飞把一颗金色袖扣摘了下来：“这个押在这儿，我一会儿拿五元来换它，这总该放心了吧。”

店员姑娘退了一步，摇头：“只欠五块是放心的，欠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做的袖扣就不放心了，我怕被讹。”

很有道理，反驳不得。孟文飞把袖扣重新扣上：“我现在回去，一会儿就拿钱来。”

孟文飞食言了，他没能一回去就拿到钱。

他回到麒麟山庄时，那处已是闹得不可开交。

新郎姜俊的母亲见他独自一人回来，二话不说晕倒给他看。

新娘陶晓露的父亲厉声喝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伴郎团的哥也将他拉到一边，悄声问他陶晓露逃婚是什么意思，有没有跟他说过什么。换言之，这事跟他孟文飞有关吗？

孟文飞冷着一张脸，不想说话。他与姜俊、陶晓露是发小，小时是邻居，大了是同校同学，关系铁得不能再铁，而感情纠葛也狗血得不能再狗血。全世界都知道姜俊爱陶晓露，全世界也都知道陶晓露爱孟文飞。陶晓露的这份爱如



果加个“曾经”当然就安全了，但这个“曾经”在逃婚这事发生后似乎被打了折扣，人人怀疑——而他孟文飞曾拒绝陶晓露十万次这一事实，显然被摆在了所有事实的最后面。

两年前陶晓露似乎终于对孟文飞心灰意冷，结束了对他的单恋，接受了姜俊的感情。姜俊惊喜，孟文飞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可谁会料到这两人的大喜之日，陶晓露忽然从婚礼上逃了，只留下字条说自己不冷静、没自信，没把握做个好妻子，希望姜俊原谅她。

姜俊没法接受，很是悔恨地大叫着说全是他的错，他不该在婚礼前还跟陶晓露叽叽歪歪说些有的没的，她心里放不下而他还刺激她。他这么一闹，所有人都看着孟文飞。

孟文飞真想一拳打晕姜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他孟文飞就差在额头刻上“天下第一冤”五个大字了，这种日子他们两口子就不能正常点吗？

姜俊没法正常，他不顾满屋宾客，不给一声交代，忽然冲了出去。孟文飞只能去追，人没追回来，他倒是又背了一身的黑锅。

那问话的哥们瞧着孟文飞的黑脸终于不敢再问，摸摸鼻子帮忙收拾残局。该送医院的送医院，该送回市区的送回市区，总之婚礼是没有了，大家从哪儿接来的就送回哪儿去。因为这里是郊区度假村，离市区还挺远的，姜俊和陶晓露原计划是在麒麟山庄办婚宴，然后亲朋好友就在旁边的度假村玩上三天，摊子摆得大，收拾起来简直要命。

孟文飞跑前跑后，与伴郎团将所有长辈都安排好，车队都联络妥当，宾客一个不落地安全送走，还有礼仪、婚庆公司、婚宴、度假村等一系列事，该结款的结款，该取消预订的取消。

所有事情处理完已经六点了，孟文飞饥肠辘辘，坐下喘口气喝点水，打开矿泉水瓶时猛地想起自己欠款五元的事。伴郎团的哥们叫他一起回市区吃烧烤，孟文飞拒绝了，他可不想再被打听那两口子结不成婚是不是因为他，烦都能烦死。

孟文飞决定去还钱，顺便在那个小咖啡厅里吃个安静的无人打扰的晚餐。

居然关门了，这么早。

孟文飞坐在车里，看了看表，再看看大门紧闭黑灯瞎火的小店，心里暗道倒霉。还个钱也不容易，下回过来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，这地方实在太远。

这时候手机响了，他拿起一看，是姜俊。

孟文飞火冒三丈，接通电话。

“飞哥，对不起。”姜俊的声音没精打采的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姜俊没答，却说：“我联络上晓露了，她没事，挺冷静的。但她不愿告诉我她在哪儿，只说对不起我。”

“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，快滚回来善后，你们两家的长辈亲戚朋友，你们俩总得交代好。”

“嗯。”姜俊的声音里透着疲惫难过，“我跟我爸通过电话了。”

“那你知道你妈住院的事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打起精神来。你妈在医院，你老婆在天涯，先解决眼前的事。”

“她在天涯哪里呀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？”孟文飞发火了。

姜俊特别委屈：“我只是觉得可能她会告诉你呢。”

“你赶紧去死。”

“对不起，飞哥。”姜俊知道孟文飞为了避嫌，从不主动联络陶晓露，对她也是能避就避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陶晓露所有的闺密和朋友都不知道她在哪儿，他只有向孟文飞求助了。

孟文飞挂了电话，觉得自己现在需要一杯“非常冷静”。他再看一眼那家小店，今天走进去的时候没注意店名叫什么，现在望过去，有块竖直的小招牌在店右边挂着，正好隐在阴影里，看不清上面的字。

孟文飞启动车子，驶离这个地方。他决定找个餐厅大吃一顿，然后回家好好睡一觉。他这段日子又是加班又是帮这两人筹备婚礼，已经很久没好好休息了。

真不知上辈子欠了他们什么。

孟文飞觉得老天对他最不公平的事就是没赐他一段成功的恋情，让他娶个心爱的老婆，彻底从这烂事里脱身。嗯，他老婆还得是很厉害的那种，谁要再拿别的女人来揶揄调侃他，或者再有别的女人执迷不悟地单恋他，她就收拾他们。

孟文飞的车子驶远了。

这头路灯亮起，正好映在小店的招牌上。

五个字——终于等到你。

婚礼那天后，孟文飞陷入了疯狂加班的状态里，凡尘琐事丢脑后，好好工



作是王道，这种生活才是享受啊。孟文飞过了几天舒心日子，然后接到了姜俊的电话。

“飞哥，明天有空吗，见个面吧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老婆在哪儿。”孟文飞直接道。

“飞哥。”姜俊求饶，“我是诚心道歉的。”

“那好，晚上拳馆见。”

“飞哥。”姜俊在电话那头一脸黑线，有时候孟文飞比陶晓露更不好哄。

他们三个小时候是邻居，一起长大。孟文飞比他们大一岁，又聪明又酷，他跟陶晓露都喜欢追在孟文飞屁股后头跑。他们十二岁那年，遇到了几个高年级的混混，陶晓露穿着小洋裙，长得像洋娃娃一般可爱，小混混把她拦下了。姜俊和孟文飞冲上去都被狠揍一顿，好在后来有几个大人经过，把他们三人救了下来。

陶晓露从此很害怕，去哪儿都找他们陪着。姜俊当然乐意，而孟文飞却开始忙碌起来。他去报了跆拳道课程，后又转了综合格斗，他默默地变强，一直到现在都像哥哥一样保护着他们俩。他学习也很好，小时候常帮他们补习，之后三人都上了大学，各有前程。

其实姜俊很理解陶晓露为什么会爱上孟文飞，他自己也很崇拜孟文飞。他刚看出陶晓露喜欢孟文飞的时候，是不敢竞争的，他把自己的暗恋藏在了心里，还曾经对孟文飞竟然拒绝陶晓露感到愤怒。怎么会有人不喜欢晓露呢，她这么漂亮，这么可爱。

几年过去，姜俊最终确定孟文飞真的对陶晓露没有那层意思，这才鼓足勇气表白。然后，他被拒绝了。他没放弃，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。他与陶晓露对各自爱情的固执，一直被朋友们吐槽和调侃。孟文飞更是非常不满，他爱护他们，也嫌弃他们，骂得最凶的就是他。

“我知道我跟晓露处理事情都太不成熟，给你添了许多麻烦。婚礼的事是我们不对，我跟她谈过了。”

“所以现在事情解决了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姜俊应得有些勉强，逃婚这么大的事，在两家亲友面前丢这么大的脸，哪可能这么快平息。他与陶晓露之间，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问题要理顺，“飞哥，我请你吃饭吧，我们聊聊。”

“我们聊聊”的意思，就是他诚心诚意地讨骂来了。姜俊求原谅的姿态摆得十足。

孟文飞抿抿嘴，真是骂都懒得骂。他看了看行事历，明天中午和下午倒是都有空：“好吧，吃饭，地方我挑。”

“行，行。”

“别带晓露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第二天，两人碰头。孟文飞开车带上姜俊，路上把姜俊的婚戒丢给他。

姜俊赶紧将婚戒戴上，打算见陶晓露时抓住一切机会亮手指给她看。

孟文飞的车子往麒麟山庄的方向开。

姜俊苦着脸，以为孟文飞要带他回逃婚事发现场好好教育，没想到车子却在离麒麟山庄两条街外的地方停下了。

路边有家古朴风格的小店。

姜俊看了看店名——终于等到你，暗想这店名起得还挺肉麻的。

孟文飞也在店门口驻足看了两眼招牌，然后拍了姜俊一下，把他带进去。

此时正是饭点，店里的生意却称不上好，但比上一次孟文飞过来时强一些。三张桌子前都坐了人，吧台边也有人。孟文飞和姜俊坐在了角落，一个店员姑娘很快送来了酒水单和餐牌。

孟文飞一看，不是上回的姑娘，今天这个年纪更小，扎着马尾辫，圆脸大眼睛，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。这店里专招小姑娘吗？

这边姜俊正在看酒水单，第一眼就看到加粗加框的“单恋的味道”。姜俊把酒水单合上，辣眼睛，起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戳心名字。

孟文飞看姜俊的表情就知道他看见了什么，道：“这店挺有意思的。”

姜俊点头附和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
飞哥不愧是冷战天王，面不改色下的嘲讽简直得心应手。

姜俊道：“不如我们换家店吧，去麒麟山庄。这店虽有意思，但到饭点生意还这样，菜品口味恐怕不太好。”

一旁的店员小姑娘听着不乐意了：“这位大哥，这里可是远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人流这么少，生意哪能跟城里的店比。麒麟山庄那边的度假村有规模，大家是去那儿玩乐休闲的，吃的味道也就那样。我们店要样貌有样貌，要味道有味道，在这一片可是有名气的。还有啊，我们店里用的蔬菜都是自家种的，鱼虾是大缸里养的鲜活的，肉类也是后头村里每日现杀的，这新鲜可是城里那些冷冻食材不能比的。大哥你一定要试试，保证满意。”

小姑娘嘴皮溜，一连串说下来毫不卡壳。



姜俊摸摸鼻子，这吹得让人更想走了。

孟文飞问那小姑娘：“你们这儿另一个服务生呢？”

“服务生？”小姑娘想了想，反应过来，“你找她吗？”

孟文飞点点头。

“等等啊。”小姑娘转头朝吧台去，绕进吧台钻进后厨，没影了。

姜俊不知孟文飞卖什么关子，他道：“飞哥，换个地方，我请你吃顿好的。”

“不去。”孟文飞趁机教训他，“你和晓露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消停了不闹了，我谢谢你们啊。”

姜俊噎住，一时不知怎么答，心虚地低头。

孟文飞横他一眼。

姜俊小声道：“是我不好，晓露觉得我不信任她，我伤了她的心。”

“是她觉得你不信任她，还是你真的不信任她？”

姜俊说不清，在婚礼之前，他觉得他的心态完全没问题，没有谁比他更了解陶晓露，没有谁比他更理解她。她克服了对孟文飞无望的感情，接受了他的，他知道她是真心的。但婚前那一晚，鬼使神差地，他居然问她：“你爱飞哥多一些，还是我？”

他以为是开玩笑式的语调，但说出来，一点都不好笑。

最后她逃了。后来再见面时，她告诉他，那个问题伤了她的心，他的不信任让她心寒。更令她心寒的是，她觉得这个问题她回答不了，她对自己心寒，觉得对不起他。

姜俊烦躁地扒了扒头发，他不知道还能找谁倾诉，除了孟文飞。

这情况很滑稽，严格说起来飞哥是他的情敌，他与晓露的矛盾因飞哥而起，但他却只能找飞哥倾诉。因为只有飞哥懂他，懂晓露，他真正理解他们。不像其他局外人，只是看热闹而已。

姜俊把自己犯的蠢说了，孟文飞果然露出恨铁不成钢、想踹他两脚的表情。

这时候吧台那边有了动静，从后厨走出来一个姑娘，手里捧着食盘，她将食盘放在了吧台边的一位客人面前，然后看了孟文飞这桌一眼，朝他们走了过来。

“嗨。”孟文飞的注意力从姜俊身上转向这个姑娘。

今天她还是那身打扮，表情也没变。

“那天真抱歉，我回去后一堆事，六点多过来你这儿已经关门了。”

店员姑娘点点头：“我们关门是挺早的。”

孟文飞掏出钱包，递了五元给她：“先还钱。然后给我这兄弟上一杯‘冷静’，要很冷静那种。”

“冷静”是什么鬼？姜俊茫然。

店员姑娘接了钱，看了姜俊几眼：“还要别的吗？”

孟文飞想了想：“对自己爱的人问你爱我多还是爱他多的蠢货该吃些什么好？”

姜俊的下巴简直要掉下来，这家店点菜是这种方式吗？

“还有，一个长期被一对纠结、矫情、执迷不悟的情侣折磨的可怜人吃什么好？”

姜俊的脸垮下来，冷战天王真是形容不到位，飞哥明明是怼王，还是曲线怼的那种。

“不用担心付款问题，他有钱。现金、银行卡、手机全在，挑贵的上。”

孟文飞看都不看姜俊。

“我们这儿只有简餐。”店员姑娘道。

“他跟你开玩笑呢。”姜俊忙打圆场。

孟文飞横他一眼：“人家姑娘的意思是没有太贵的大菜。”

啊？姜俊看看那店员。

姑娘回视他一眼，没解释，只问：“面吃吗？”

“吃。”孟文飞答得快。

“海鲜类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有什么忌口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姑娘很利索地回厨房去了。

“所以你究竟点了什么？”姜俊问。

“不知道啊，谁知道会上来什么。”孟文飞老神在在。

姜俊垮脸：“飞哥，这究竟是什么店？”

“路边小店。”

“怎么发现的？”

“那天你发疯跑路，我追出来回程的时候看到的。”说起这个孟文飞还有



账要算，“麻烦兄弟你下次再跑路，拿上车钥匙，往停车场跑，那里有车，你开车走了，我就省得追了，知道吗？大家都不用太辛苦。”

姜俊不服气：“当时我着急啊，脑子一热哪能想这么多。你追我的时候想到去开车吗？没有呀。所以我的行动反应也是正常的。”

孟文飞瞪他，顶嘴是吧？

这时年纪小的那个店员姑娘出来了，捧着个托盘，托盘上是一整杯的冰块，还有一瓶×牌矿泉水。她笑嘻嘻的，似乎觉得很有趣。

“‘非常冷静’来了，十元。”她把冰块、矿泉水放下，居然还配了一张纸和一支笔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姜俊问。

小姑娘指着纸道：“麻烦事在这儿列出来，想到的对策在后面这栏列出来，然后再后面就是对策会引发的后果。好的坏的都写清楚，就一目了然了。”

姜俊一脸黑线。

孟文飞忍不住笑出声。

小姑娘看看姜俊，再看看孟文飞，没走，似乎想瞧热闹。

孟文飞道：“给我一杯‘一般冷静’。”

小姑娘歪了歪头，欢快地往厨房跑，扬声道：“阿靖，阿靖，‘一般冷静’是什么呀？”语音随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厨房帘布后头。

片刻后，姜俊看着孟文飞面前的半杯冰块和自己面前的一整杯冰块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店，有毒吗？”

孟文飞淡定地喝着冰矿泉水：“你的那瓶水牌子比我的贵，人家物价没定错啊。”

姜俊无语，他说的是这个吗？明明是这家店很奇怪好吧。

孟文飞敲了敲他手边那张纸：“不写一写吗？或许对你真有帮助。”

姜俊看着那纸，不禁苦笑。他想起中学时候的他偷偷摘了花想送给晓露，晓露却问他送什么礼物给飞哥好。他的花没送出去，最后他一瓣一瓣将花扯了：“她喜欢飞哥，她不喜欢飞哥……”

再后来大学时他扯花瓣，问的问题是：“她喜欢我，她不喜欢我……”

如果爱情列个表就能找到解决办法，那应该就不会有烦恼了吧。若是轻易能放弃，他跟晓露也不会纠结这么多年。

姜俊生得一副好相貌，他妈妈常自夸：“我生得好啊，名字也起得好，我

儿子人如其名。”

姜俊从小学到大学，稳占校草宝座。有些男孩子小时秀气，长大就歪了。姜俊不是，长大后他褪掉稚气，反而越来越儒雅英俊。

他自己也觉得，论外形，他比孟文飞更胜一筹；论学业，他虽然称不上学霸，但也很优秀；之后工作顺利，前途有光，种种条件真的当得起优质男人的称号。许多女孩子追他，比追孟文飞的多太多，可独独他喜欢的那个，喜欢孟文飞。

所以爱情有什么逻辑可讲呢？完全没办法罗列。

“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？”

这次孟文飞问得认真。姜俊和陶晓露已经领了结婚证，就算婚礼闹了个大风波，后面日子总要过下去。

“我跟晓露商量好了，先请两边家长吃饭道歉。大家的礼金都退回去，婚宴就不再摆了，然后我跟晓露去旅行。”姜俊叹气，“她爸妈一直骂她，朋友里头也有议论，她压力肯定特别大。我想带她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反正婚假都请好了。”

孟文飞喝口水，这个男人啊，老婆在婚礼上跑了，他不怪她，反而心疼她被责怪，真是爱得太惨了。

“飞哥，你说，晓露会不会打退堂鼓啊？”

“你是说离婚？”

姜俊不敢提这两个字，只皱眉道：“我怕她心里有疙瘩，现在只是顾及我的面子没说。”

“她要顾及你的面子就不会在婚礼跑路了，她连自己的面子都没要。”

“她说她那时候钻牛角尖了，我这么问她，后来表情又那样，她觉得我肯定是反悔了。之后若是出了什么事，与其让大家怪我，不如怪她。”

孟文飞对这两口子真是服气，一对神经病：“那你还担心什么呢？她心里还是向着你的。”

“飞哥，你不懂。”不是向着谁的问题，而是若晓露跟他在一起不幸福，他也不会快乐。他在意她的幸福，又希望她的幸福只能是他，这种感受，要怎么说？

“我是不懂。如果我老婆结婚敢跑，我打断她的腿。”孟文飞话音刚落，就看到店员姑娘捧着两碗面站在他们桌前。

她听到孟文飞这么暴力的宣言，还看了他两眼，然后把面分别放在了他们



面前，拿着托盘走了。

姜俊看了看那碗面，几只大虾、一个卤蛋，还有一些小配料，菜丝、笋片什么的，汤头看着也挺浓的，卖相很不错。

看起来是碗正常的面，姜俊放心了。他拿起筷子，却见孟文飞盯着面看，他的心又吊了起来：“怎么了？”

孟文飞没说话。

这时那个年纪小的圆脸店员姑娘又送来一盘菜——白灼皮皮虾。

摆盘配着酱料和烫青菜，看着也很不错。

另一边的客人喊结账，圆脸店员姑娘过去了。

孟文飞盯着那盘虾看，问：“这什么？”

“皮皮虾。”姜俊答。

“为什么是皮皮虾？”

“不怪人家，你自己说什么都可以，不管价钱，不忌口。”好男人姜俊帮店家说句公道话。

孟文飞还在琢磨，姜俊却等不及，他饿了。姜俊低头吃面，两口下去，火速发表意见：“嗯，这个面好吃，飞哥你尝尝，不错不错。”

姜俊夸赞完，顾不得再说话，埋头大口吃。面条筋道有嚼劲，汤头浓而不腻，笋片甜香，卤蛋有味，大虾也非常新鲜。

“你慢点，饿死鬼吗？”孟文飞嫌弃他，自己也吃了几口，味道真的好。可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？居然没有“冷静”有趣了。

姜俊吃着去翻手边的菜单：“我看看还有什么吃的，再点点。”鉴定过菜品味道，这会儿他不怕菜单辣眼睛了。

这时候淡定的店员姑娘从厨房出来了，她走到这桌，放下两盘菜。

一盘是凉拌小菜，菜里五颜六色，青椒丁、红椒丁、花生米、小虾米、黄瓜粒、蒜蓉等拌在了一起。

还有一盘是热菜——芦笋海带结炒碎肉。摆盘是长芦笋铺底，干煸的碎肉和海带结堆在下方，旁边用红椒丝摆成小花，倒像是一幅画了。

店员姑娘道：“你们的菜齐了，如果还需要加东西再叫我。”

“等等。”孟文飞看她要走赶紧拦下，“这是什么？”他指着凉菜问。

“五味杂陈。”店员姑娘不紧不慢地道，“甜、咸、酸、辣、涩，味道上有层次，食材口感脆软相间，也算丰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”

“那这个呢？”

“节外生枝。”

孟文飞挑挑眉。

店员姑娘看看他表情，道：“纠结、矫情、执迷不悟的情侣，外人还是不要干涉太多的好。感情的事，冷暖自知。”

孟文飞乐了：“所以那个可怜人不要节外生枝瞎掺和对吧？”

店员姑娘没说话，看得出来她自己就很不想瞎掺和。

孟文飞这时候反应过来了：“所以我该‘皮皮虾我们走’，别捣乱是吗？”

店员姑娘被他的语气逗得弯了弯嘴角，但很快掩饰住笑意，她清清嗓子：“我不知道你们的事情，饭总是要吃的，祝好胃口。”

“等等。”孟文飞又叫住她，“你就是厨子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也是老板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哦。”孟文飞点点头。

老板姑娘走了。那边圆脸姑娘在给另一桌结账，唤她：“阿靖……”

孟文飞看着皮皮虾，想起网上的表情包“皮皮虾我们走”，又想起另一个表情包“我想静静，别问我静静是谁”，不禁笑起来。

孟文飞拿起勺子舀了一小勺“五味杂陈”放嘴里。

姜俊一边研究菜单一边看他：“你不是不吃青椒？”

“就尝尝。”这里头有醋有糖，还有不知是什么的调味汁，很鲜。但他真的不喜欢青椒，他放下勺子，只挑花生吃。

姜俊这边已经把菜单看好了：“她家菜单比酒水单正常。”他招手叫服务员，圆脸小姑娘过来，他加了一份炸鸡、一份豆腐。

孟文飞吐槽姜俊：“你猪啊。”

“给你点的呀。”姜俊太了解他，青椒他不吃，皮皮虾他也不爱剥壳，一下就少了两道菜，“再说了，我天生丽质，吃不胖，别太妒忌我。”

孟文飞懒得理他。

姜俊确实吃不胖，没为身材问题发愁过，他也不像孟文飞那样爱健身。孟文飞断断续续练了综合格斗十多年，是健身房和拳馆的常客。作为一个IT男，他是十足的异类。

两人边吃边聊，在这店里坐了许久。一盘皮皮虾全是姜俊剥的壳，他剥了

